

中·國·人·口·發·展·史

● 葛劍雄 著



---

# 中国人口发展史

---

● 葛剑雄 著

---

● 福建人民出版社

● 一九九一年·福州

# 中国人口发展史

葛剑雄 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 27 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13.5 印张 14 插页 311 千字

1991 年 6 月第 1 版

199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211—01676—0

K·102 定价:6.65 元

## 内 容 简 介

关注中国人口现状和未来的人不能不了解中国人口的过去，本书就能满足读者这方面的需要。与已有的中国人口史明显不同的是，本书的内容不仅有中国以往二千多年间人口数量变化及其原因和特点分析，而且包括人口构成、人口再生产、人口分布和人口迁移等各个方面的阐述，同时对中国人口调查制度的起源和演变过程、现有历史人口资料的评价和运用作了论述。因而本书既能使读者对中国人口发展的全过程有比较全面的了解，也会引起大家进一步的兴趣和思索。作为国家教委组织编著的人口学系列论著之一，本书可用作高校有关专业本科和研究生教材或参考书，并适合人口、历史、经济、社会等学科的专业人员、政府经济和计划生育部门人员和其他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

# 前 言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于1987年进行的全国千分之一抽样调查的结果推算,到1987年7月1日零时,大陆的人口总数已达10.72亿。去年底国家统计局对大陆人口的估计数已超过11.1亿。新的一次人口普查即将进行,到本书与读者见面时,普查结果可能已经公布。虽然笔者目前无法得知确切的数字,但却完全相信人口学界近年来频频发出的警告:依照目前的人口增长率发展下去,到2000年中国的人口完全可能突破13亿。而从最近的实际情况看,要使未来几年的人口增长率低于目前的水平还非常困难。人口众多,居世界第一,这曾经是中国人引为自豪的纪录,如今却已经被人比为一把达摩克里斯剑。这话或许失之偏颇,但庞大的人口已经造成和将会造成的困难则是谁也不能低估的。

中国这11亿人口是怎样发展来的呢?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面临人口压力的呢?在过去这几千年间中国的人口是怎样再生产、怎样迁移和分布的呢?

不用说大多数中国人还难以回答,就是从事当前人口研究的也没有多少人能够圆满地回答这些问题。这当然并不是大家不愿意关心了解,而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对中国人口史的研究仍然相当薄弱,还没有一本著作或者工具书能够比较如实地、具体地告诉大家这些答案。

但是另一方面，又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和并不准确的说法长期流传。近年来，随着人口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这方面的出版物不断增加，因而这些流传就变得更加广泛。

例如，提到中国过去有多少人，常常有人照搬二十四史中的数字，却根本不考虑这些“户口数”与实际人口的差别、历代王朝的疆域臣民与今天中国的国土人民的差别。近年出版的各种百科全书、年鉴、辞书也一概照抄不误，很少作必要的说明，以至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这些看来精确到了个位数的数字，而不了解中国历史上留下来的户口数字大多并不是当时真正的人口数字，而只是人口中与赋税有关的那一部分。

又如中国人都爱认煊赫体面的祖宗，姓王的都是太原王氏之后，姓李的都与唐朝皇帝同一个祖先。近年来又往往把“炎黄子孙”当成中国人或中华民族的代名词，尊炎帝、黄帝为中国人的共同始祖。这些于宣传教育或许不无帮助的说法却不符合中国人口史的基本事实，因为今天的中国有五十几个民族，历史上的中国也曾有过数十个民族，岂能都出于华夏一系？又岂能都出于一个祖宗？

再如人们往往以小说、戏剧、故事为历史，以为古人多子多福、子孙满堂，或以为古人长寿者颇多，却不知道中国历来的核心家庭的平均规模从未超过五人，大家庭只是凤毛麟角；也不知道古人的平均寿命很低，戏剧中胡子一大把的角色按年龄算大多不过是今天的中青年。

实际上，不但我们今天已经搞不清历史上的人口状况了，就是当时人也未必清楚，有时连皇帝也会闹出不大不小的笑话。据《清高宗实录》记载，这位皇帝在乾隆末年看到他祖父清圣祖（康熙）的实录，知道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的“民数”是二千三百多万，而看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的上报数是三亿零七百万，于是发出

了全国人口“计增十五倍有奇”的感叹。可是他竟然忘了，或者根本就不知道；正是他自己下令将原来按“丁口”登记户口改为按全部男女人口登记，实际在这82年间人口大约增加了1倍有余，绝对不可能是原来的15倍多。由于皇帝说了这样的话，此话又充分证明了本朝的确不愧为太平盛世，所以被堂而皇之地记进实录，成为大小臣工歌功颂德的内容，直到近代还是不少历史论著中经常引用的例子。

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经过孙毓棠、萧一山等人的研究，已经得出了清初的户口登记对象是“丁”而不是“口”的结论。再者，早在1959年，何炳棣就在美国出版了《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一书，在这本书的第三章专门论述了明清时“丁”的特殊意义，指出“丁”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一种赋税单位，与口之间不存在固定的比例关系。何氏此书在海外汉学界已被视为经典著作，以上结论也已被学术界接受为定论。可是到了八十年代初，这个问题在国内又作为一项“发现”被提了出来，以后又进而在“丁”与“口”的比例上展开了讨论，似乎至今还没有得出大家能接受的意见。可以说，这场讨论和因此而进行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重复劳动。如果大陆的学者事前看到了这本书，即使他们不同意其中的观点或结论，也就可以直截了当地进行驳难，而不必再重复探讨那些早已得到澄清的事实了。

一般民众对中国人口史的无知或误解虽然也不是好事，但毕竟还不会造成直接的后果；学者们的疏漏或错误就可能影响社会舆论和政府决策。五十年代经济学家马寅初与国家主席毛泽东在人口问题上的那场争论，很快就以一边倒的结论告终，这当然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但如果从学术方面来分析一下的话，我们不得不承认，即使当时在没有任何政治压力的情况下，开展一场完全自由的学术讨论，马寅初的观点也未必能获得多数人的赞同。因为在当时

中国，人口压力对大多数人、包括专家学者来说，似乎还是遥远的未来，至少不是燃眉之急。要接受这种多少有点超前的理论，必须对全局和历史有深刻的了解，而不是局限于目前和某一地一国的实际或经验。当时如果真的知道，要是没有太平天国开始的一系列内乱外患、天灾人祸，中国的人口在五十年代初就将超过11亿的话，如果有更多的学者和民众了解中国人口发展的真实历史，了解近代人口变化的根本原因和可能后果的话；这场论战也许会出现不同的结果，中国政府在人口政策上的转变也许会更早，造成的损失不至于如此巨大。

因此我认为，就象国民应该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一样，中国公民——无论是高级官员，还是普通民众——都应该了解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要逐步做到这一点，专门研究人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1年前，在动笔写硕士论文之前，我想看一些全面介绍中国人口发展过程的论著，但遍检各种目录索引，竟没有找到一本中国人口发展史或中国人口史，连比较全面的论文也少得可怜。我转而寻找断代的或专题的研究成果，结果也是相当失望：不少时期或方面依然是一片空白，已有的论著中又有很大一部分还只是《二十四史》和《十通》中户口数字的汇编和注释。1983年，当我完成了博士论文《西汉人口地理》时，好几位老前辈勉励我继续努力，并希望我能从西汉往下一段一段搞下去。当年10月，受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资助的国家重点项目《中国人口》丛书编委会在南京开会讨论历史人口部分的编写工作，邀我到会汇报，并确定由我在谭其骧先生的指导下撰写《中国人口·总论》第二章《历史人口》中1911年以前部分。接受这一重大任务后，我开始酝酿全面研究中国人口史的长远计划，一时间颇有“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意



境。但在初步摸索之后，我越来越感到就象走进了一个深不可测的岩洞，其大无边，不知尽头之在何处，也不知脚下是通道还是死路；洞口的亮光早已无济于事，无论进退都得靠重新探路了。

1985年7月，我去美国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在美国的一年间，我参观了十几所大学和图书馆，拜访了一些著名的汉学家和人口史专家。已经退休的杨联陞教授以他极其渊博的学识和卓越的见解为我释疑，并不顾体弱，多次来校与我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在我访问芝加哥大学的几天里，《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一书的作者何炳棣教授五次赐教，并慨允我翻译此书，以后又审阅了全部译稿。我也读到了不少外国学者的最新著作，尽管其中直接与中国有关的很少，但在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上还是使人受益非浅。

在欣喜之余，又不能不使人感慨万千。在这些被世人誉为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所列中国人口史的研究文献中，中国人、特别是大陆学者的论著几乎找不到；在这些收藏宏富的大图书馆中也很难看到中国人写的中国人口史著作。当然，原因之一是语言和交流上的障碍——大陆人口史学者还没有用外文发表论文的条件和习惯，也很少有与国外同行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不过一些我们有条件研究的课题没有进行，一些我们应该取得的成果却让外国学者捷足先登，一些外国学者已经发表的论著我们长期不闻不问，作为一个中国学者能不感到痛心？能不感到内疚吗？

另外一种情况更使我受到震动。1986年春，我在哈佛大学参加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一次讨论，听来自纽约的B教授报告中国历史人口的数量和分布。对B教授的情况，我事前有所了解。平心而论，他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有一定成绩，发表过有见地的论文，但那天关于中国历史人口的报告却相当狂妄自大。他大言不惭地声称：他从来不采用中国学者的说法和证据。在当时和会后的自由交谈中，我听到不少对这位教授的批评，有人还表示对此人不屑一

顾；但直到今天，那天的情景还历历在目，难于忘怀。象B教授这样的人今天世界上的确已经不多了，但只要我们自己还没有拿出举世公认的人口史研究成果来，B教授之流就还会有市场。所以，当我重新踏上祖国的大地时，尽管我依然没有发现通向出口的捷径，但知道退路已经不存在了，或者说我已不存在任何返回人口处的念头了。

到完成《中国人口·总论》第二章数万字的初稿时，我已经深感个人能力的不足。中国人口史留下的空白和必须重新研究的问题太多，如果没有比较彻底地解决这些问题的基础，要写出一部高质量的中国人口史是不可能的。而且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不仅是数量的变化，还有人口的构成、分布和迁移等都应该是我们研究的领域。但与十一年前所不同的是，中国人口史研究的沉寂已经打破，新的成果不断问世，原有的空白陆续被填补，我们的同行增加了，在岩洞中摸索的孤独感可以消除了。我也已经有了长期的打算，并且准备先从人口的迁移入手，写出一部中国移民史，作为中国人口史的一部分。

所以当1987年国家教委的重点项目《中国人口发展史》约请谭其骧先生承担，先生又将这个任务交给我的时候，我还是不自量力地接受了。到1988年底，初稿已大体完成，但因有关方面无力安排出版，适中华书局香港分局有“百家文库”之约，于是将初稿改编缩写成十余万字的一本《亿兆斯民——中国人口史再认识》以应之，此书已在去年出版。今年初又蒙福建人民出版社垂意，慨允出版按原计划撰写的《中国人口发展史》，经半年的修改增补，将予付梓。

这本书是介于《中国人口·总论》第二章1911年以前部分和我原来设想的大计划之间的中间产品，或者可以称为一项阶段性的成果。全面研究中国人口史的大计划既非个人短期内可能实现，我

们又不应该长期没有一种可资学术界和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参考的读物，这就是本书先行问世的理由。正因为如此，我必须说明几点：

一、本书虽名为中国人口发展史，实际还只能称为简史。之所以没有加上“简”或“简明”等字，是怕读者误会为某书的简本。这样既可免掠人之美之嫌，也可无代人受过之虞。由于我自己已经进行的研究范围有限，目前此领域的空白尚多，所以尽管我已在绪论中提出了中国人口发展史应有的框架，自己却并没有全部建筑充实起来。希望不久能有弥补的机会，更希望同人们一起构建。本书中人口迁移部分写得比较简略，因为我与曹树基、吴松弟合著的《中国移民简史》年内将完成，并也将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多卷本的《中国移民史》亦已开始撰写；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另行参考。

二、本书的一部分是个人的研究成果，一部分则吸收了国内外同行已经发表的论著。从这一意义上说，这虽是一种个人著作，却也是集体成果的总汇。凡引用的论著，均已在书中注明。当然我只采用我认为正确可靠的成果，或者只采用这些论著中我认为正确可靠的部分，此外就不一一评述了。

三、本书的撰写作为国家教委的重点项目，是由谭其骧先生和我共同承担的。从准备到完成的全过程中，始终得到先生的指导和关怀，一些重大或疑难问题都曾得到先生的建议或解答。但为尊重先生的意愿，也为了自负文责，本书仅由我署名。先生对学生的厚爱，我将永志不忘；这是无法用感谢一类话来表达的，唯有继续中国人口史研究的努力，庶几不辜负先生的期望。国家教委对为撰写本书而进行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经费资助，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按照王国维的说法，做学问的第二个境界应该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销得人憔悴”；唯其如此，才能到达“众里寻他千百度；暮

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第三个、也是最高的境界。十一年过去了，我的衣带并无渐宽的趋势，人虽已步入中年，自己却感觉不到什么憔悴；这大概是至今碌碌的原因吧。或许现代社会的学者可以不必付出如此高的代价，这是我常常用以自慰和解嘲的理由。但无论如何辩解，“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景象还未见踪影，那就只有在本书完成以后再开始第二、第三个十一年了。

作 者

1990年5月于上海复旦大学文科楼

# 目 录

---

前 言	1
-----	---

---

绪 论	1
-----	---

---

第一节 中国人口发展史的空间范围	1
------------------	---

第二节 中国人口发展史的时间范围	4
------------------	---

第三节 中国人口发展史的具体内容	9
------------------	---

1、人口数量的变化

2、人口分布的变化

3、人口迁移

第四节 研究和了解中国人口发展史的意义	17
---------------------	----

---

## 上编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调查制度与现存资料

---

第一章 人口调查制度的起源	20
---------------	----

---

第一节 大禹时的人口纪录不可信	20
-----------------	----

第二节 《周礼》的记载并非实际制度	25
-------------------	----

第三节 《国语》所载为最早的人口调查制度	27
----------------------	----

第四节 首次全国性人口调查完成于秦代	30
--------------------	----

第五节 公元2年西汉户口数是现存最早的全国性人口数	32
---------------------------	----

<b>第二章</b>	<b>人口调查制度的演变和发展</b>	<b>36</b>
第一节	战国、秦、汉的上计	36
第二节	唐代的记帐和户籍	41
第三节	多头统计的混杂——宋代的户口统计制度	51
第四节	金代的猛安谋克制和户籍登记	54
第五节	明代的户帖与黄册制度	56
第六节	清代:由户口登记向人口普查的过渡	61
第七节	1912—1947年:有名无实的人口调查	66
<b>第三章</b>	<b>历史人口资料的评价</b>	<b>69</b>
第一节	历代户口统计数	70
	1、历代户口资料的时间和空间空白	
	2、户口数字本身的错漏	
	3、户口数与实际人口数的差异	
	4、书面制度与实际制度的差异	
第二节	方志记载的户口数	86
	1、一般特点	
	2、使用中应注意的方面	
第三节	家谱——官方户口数以外的数据库	91
	1、家谱资料的独特作用	
	2、家谱资料的局限性	
	3、家谱人口资料的应用和研究成果	

---

## 中编 人口数量的发展及其变化特点

---

<b>第四章 秦、汉时期</b>	<b>106</b>
第一节 先秦人口数的估计	106
第二节 秦时期	107
第三节 西汉时期	108
1、汉初人口数的分析	
2、各阶段人口数量	
3、西汉郡国范围外的人口	
第四节 东汉时期	117
1、各阶段的人口变化	
2、东汉人口最高数推算	
<b>第五章 三国至隋时期</b>	<b>126</b>
第一节 三国、西晋时期	126
1、户口数字分析	
2、实际人口数的估计	
3、东汉三国之际的人口谷底	
4、西晋最高人口数推算	
第二节 东晋、南朝	135
1、东晋	
2、宋	
3、齐、梁、陈	
第三节 十六国、北朝	138
1、十六国时期户口数分析	
2、十六国时期人口数量变化的特点	
3、北朝人口数量的变化	

第四节	隋时期	143
	1、隋初南北人口合计	
	2、人口峰值	
	3、隋朝统计范围外的人口数估计	
<hr/>		
第六章	唐时期	149
<hr/>		
第一节	户口数字分析	149
第二节	人口峰值推算	150
第三节	隋唐之际人口谷底推算	159
第四节	唐后期的人口变化	161
第五节	唐朝统计范围外的人口数估计	163
	1、吐蕃	
	2、高丽	
	3、渤海	
	4、南诏	
	5、突厥	
	6、回纥(回鹘)	
	7、党项	
	8、其他	
<hr/>		
第七章	宋、辽、金时期	172
<hr/>		
第一节	五代时期的人口耗减	172
第二节	宋代户口数的真实含义	175
	1、关于“丁”和“口”的含义	
	2、如何理解宋朝当时人的议论	
	3、宋朝的实际人口数是否与前后时期矛盾	
第三节	宋代实际人口数的推算	191



第四节	辽朝人口数估计	193
第五节	金朝人口数量的变化	195
	1、金朝户口数分析	
	2、宋金之际的人口谷底	
第六节	其他政权、地区的人口数估计	202
	1、西夏	
	2、大理	
	3、其他	
<hr/>		
<b>第八章</b>	<b>元时期</b>	<b>207</b>
<hr/>		
第一节	史籍所载元代最高户口数	207
第二节	金、南宋末年人口谷底的推测	209
	1、北方(金末)	
	2、南方(南宋末)	
第三节	元朝最高人口数的推测	218
第四节	西藏人口的调查	223
<hr/>		
<b>第九章</b>	<b>明时期</b>	<b>227</b>
<hr/>		
第一节	明代人口数量研究概况	227
第二节	明代初期人口总数的确定	229
第三节	元明之际的人口谷底	236
第四节	明代人口峰值估计	237
第五节	明朝统计范围外的人口数估计	241
<hr/>		
<b>第十章</b>	<b>清时期、近代</b>	<b>243</b>
<hr/>		
第一节	清代人口数量研究的评价	243
第二节	清代人口峰值	245